

三青團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

——以組黨風潮爲中心的探討(下)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 ● 王良卿

五、蔣中正的會前態度

同時兼具國民黨總裁與三青團團長身分的蔣中正，

以及在三青團內逐漸興起的蔣經國系勢力，對於這次三青團的政潮究竟抱持何種立場和扮演何種角色？早在數月前的中央幹校校友會成立會上，蔣經國就勉勵各地包括前青幹班學生在內的幹校校友們，應努力爭取充任二全大會代表，爲團的「改造」出力。嗣又活動取得青年軍參加二全大會的高額席次。廬山青年夏令營活動期間，蔣經國又以中央幹校區團部的名義，散發一本題爲《我們對團的建議》的小冊子，內容要旨在於爭取確立三

青團在廣大青年中鞏固的領導地位。根據自贛南時期即追隨蔣經國，並於廬山青年夏令營中擔任營報總編輯的蔡希曾的說法，這本小冊子的實質企圖，就是要讓三青團擺脫國民黨的牽制，成爲一個獨立的政治組織，但是全冊內容對此閃爍其詞，沒有明確的表示。^⑤

然而，蔣經國在江西支團部的舊屬蔣廉儒、羅光華、徐日太等人，卻同樣以散布宣傳品的途徑，提出較爲明白清楚的立場。他們聯名印發另一本題爲《團的改造》的小冊子，痛陳三青團既往的錯誤與失敗，指出三青團今後不僅是應如何革新的問題，而且是應如何改造的問題。職是之故，他們公開主張把三青團改造爲獨立的

政團。這本小冊子也在廬山廣為散發，並且還另行謄寫一份大字本呈送給蔣中正，蔣中正閱後隨即召見蔣廉儒等人，嘉許他們的建議「很有意思」。團長親自召見江西支團部幹部的消息馬上就哄傳了整個廬山，此舉的時、地、人因素均耐人尋味，大家認為蔣中正已對組黨運動作出表態，並給予支持，於是朝向這個目標的言論行動更加在會址內外渲染開來。^{⑤2}

根據蔡希曾的回憶，事後蔣中正把他看過並圈紅的《團的改造》交給蔣經國，囑咐研究具體辦法。蔣經國當即召來包括蔡希曾、陳元、王昇、賴鐘聲在內的幾名部屬開會討論，嗣即分工起草綱領，這時正值二全大會開幕前夕。^{⑤3}大約在同一期間，蔣中正首度就二全大會與會者最為關切的三青團前途問題公開陳述他的看法，此即全代會開幕前一天（八月三十一日）在廬山舉行的三青團第一屆中央幹事監察第四次聯席會議上的講話。

蔣中正這篇講詞所造成的政治效果，有助於把三青團的組黨意願推向高峰，但是嚴格說來，講詞的語意仍顯得模稜兩可，以致任何學術工作者若想「單就此文」解讀出他的真正立場，可能都將是一項危險而武斷的嘗試。但必須指出的是，當時在場聆聽演講的人士，不可能（或不需要）如後世學術工作者一樣作出（或試圖作出）嚴謹周密的論證判斷，相反的，他們還比較可能順

著自己的立場對蔣中正的談話作出合乎己方利益的判讀，或者乾脆選擇那些有利的段落入耳。如果基於這種角度，蔣中正這篇講詞的確容易被有心人士當作令人感奮的獨立宣言看待。

蔣中正正在演講中表示，這次的二全大會將要決定三青團發展的前途，和中國青年的使命，凡此均「與整個革命的成敗，至有關係，意義至為重大」。他認為全代會應該深切研究的問題有二，首先為三青團的性質問題，再者為黨團關係問題。蔣中正提請與會者注意：決定三青團性質時，「首先要注意的，青年團應為青年的前途著想，使他們能得到進步，得到發展，和得到成功的機會」。蔣中正聲稱三青團如果能作到這一點，則國家建設便可順利進行，三民主義也可望早日實現，其理由至明，「因為本團對於本黨和國家的前途，有密切不可分的關係，團的成功就是黨的成功，也就是國家的成功」。

關於黨團關係問題，蔣中正坦言：「過去黨和團的關係不確定，聯繫不密切，有時候甚至不免發生誤會和磨擦，這已是很明顯的事實，無容諱言。倘若過去的情形，不加改善，那我們黨和團的前途實在不堪設想。」至於改善之道，蔣中正似乎暗示著——雖然以「團」的立場而言，不能平添黨的困擾，但是三青團的著眼點應

以「時代的使命」為前提，不能一味顧念到黨：⑤4

今後我們要解決這個問題，便要認識到今天的時代，我們要根據時代的需要來確定團的工作方向，決不能以「民國」三十五年以前革命的情形，來決定今後團的性質和任務；同時我們也不能僅以黨的利益為出發點來決定團的前途。就本團來說，當然不可脫離了黨而另外成立一個獨立的政黨，以至（致）額外增加本黨的困難。不過我們的著眼點，必須以時代的使命為前提，不能單純為增加本黨的力量來打算，否則於黨不但沒有好處，也許還是有害處的。我們要知道：團的成功就是黨的成功，倘有一方失敗，即為整個的失敗，其理至為明顯。⑤5

如同蔣中正認為三青團決定性質時首先應替「青年的前途」著想，蔣中正在這裡也對今後的黨團關係提出個人的意見，即「必須以時代的使命為前提」，國民黨的利益不能成為決定三青團前途的唯一考量，他特別重複指出三青團的成功就是國民黨的成功，語間頗為耐人尋味。不過，蔣中正也補充說道：「假使這次大會決定本團仍屬於黨，那黨便應該考慮如何領導團，纔能發揮青年的力量，達成建國的任務，決不可仍如過去的情形，因循貽誤。」他對於過去三青團的表現並不滿意，由是要求每位幹部反躬自省：「試問我們如果還用過去的方法

，是否還能領導青年？據我個人想，這是絕對不可能的事。」⑤6

六、二全大會開幕

第一屆中央幹事監察第四次聯席會議翌日，即一九四六年九月一日，三青團二全大會在廬山牯嶺傳習學舍舉行開幕典禮，團長蔣中正親自主持，並發表歷時一小時又四十五分鐘的談話，略謂：這次全代會的性質和任務是要徹底檢討一九四三年以來整個團務的利弊得失，並交換工作經驗，厲行自我與相互批評，期能集思廣益，策進爾後團務的開展。

蔣中正強調，當前最重要的任務有二，一為解決中共問題完成統一，一為充實組織加緊建國。他要求與會者改革政治上的缺點，扶助多數民衆的利益。末謂三青團是團結全國青年共負革命建國大業的團體，今後如何提高青年信心，解除青年的煩悶與痛苦，確立青年報國自效的途徑，增進青年在學問知識技能與事業上的修養，以真正促使中國青年努力於革命建國，厥為二全大會所要精心討論的一個主題。⑤7

若以議事內容區分，為期十二天的二全大會可分劃為四個階段：一至二日上午為第一階段，包括開幕典禮、宣讀議事規則並修正之、推選大會主席團、追認倪文

亞及余文傑爲大會正副秘書長、通過大會議事日程；二日下午至八日爲第二階段，依序進行地方、學校、邊疆、海外、青年軍、中央幹事會、中央監察會團務的工作報告及檢討；九日至十一日上午第十二次大會之間爲第

三階段，討論各項提案；十一日上午第十三次大會至十二日上午爲第四階段，選舉第二屆中央幹事與監察、討論大會宣言、舉行閉幕典禮（表二）。⑤⑧

表二：三青團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日程（一九四六年九月一日至十二日）

日期	時間／議程（上午）		時間／議程（下午）
九月一日	九：〇〇—十一：〇〇 開幕典禮與總理紀念週	十一：三〇—一二：一五 預備會議	—
九月二日	八：〇〇—九：三〇 臨時會議	—	一五：〇〇—一七：五八 第一次大會
九月三日	八：〇〇—十一：五〇 第二次大會	—	—
九月四日	八：〇〇—十一：五〇 第三次大會	—	—
九月五日	八：〇〇—一二：〇八 第四次大會	—	—
九月六日	八：〇〇—十一：五〇 第五次大會（一）	—	一五：〇〇—一八：三〇 第五次大會（二）

◆ 著 論 ◆

九月七日	八：〇〇—一一：五〇 第六次大會		#—*
九月八日	八：〇〇—九：五〇 第七次大會	一〇：一〇— 總理紀念週	
九月九日	八：〇〇— 第八次大會		一五：〇〇—一六：二五 第九次大會
九月十日	八：〇〇—一二：一〇 第十次大會		一五：〇〇—二〇：三〇 第十一次大會
九月十一日	八：〇〇—九：三〇 第十二次大會	一〇：〇〇—一一：三〇 第十三次大會	
九月十二日	八：〇〇—一〇：〇〇 第十四次大會	一〇：三〇—一二：二〇 閉幕典禮	

「*」：二〇：〇〇同樂晚會 「#」：一二：〇〇—團長會餐

「|」：三至八日間（六日除外）由提案審查、宣言起草、工作報告審查等委員會分組開會。
資料來源：根據《團二全紀錄》編成。

會場內的言論砲火猛烈，開幕當天即橫生主席團選舉糾紛，故全代會第一次大會須遷延至二日下午始能舉行；^{⑤9}中央以外的各部團務報告與檢討則原定四日結束

，但卻因居先的地方團務報告受大會代表抨擊甚力，致大會不能不抽調部分時間供作地方團務負責人進行答辯，其後學校、邊疆、海外、青年軍等團務報告議程遂一

路延宕至六日方告完結。^{⑥0}而會場數日來的熾熱發言氣氛也在六日直達鼎沸，原因在於二全大會選擇這一天正式討論「團的性質與地位」問題。

三青團前途問題衆所矚目，二全大會開幕前已是各方爭談焦點，蔣中正召見江西支團部幹部之舉，以及八月三十一日聯席會議上的講話，尤足令人揣度再三。九月一日全代會開幕，與會者對主席團名單與選票問題多表不滿，然而，三青團何去何從可能還是最受關切的問題，會場內外對此甚多議論，一種普遍的看法是：蔣中正示意（或支持）三青團組黨。^{⑥1}開幕日當天中午十二時三十分，蔣中正約集湖北、湖南、四川、西康、浙江、福建、安徽、重慶等地團部負責人共進午餐，席間徵詢團務及對團二全大會的意見，與會者一致表示三青團應該獨立。^{⑥2}

事實上，如同稍前精微奧妙的政治語言，蔣中正正在行動上所傳達的訊息同樣模糊難辨。根據中央監察白瑜的回憶，在全代會期中，蔣中正曾兩次交代中央幹事、監察另開聯席會議，第一次蔣中正到後，含笑徘徊會場稱：「你們先討論罷。」隨即緩步退出。至於討論何事，衆人聞係組黨問題。第二次蔣中正到場並已入席，他從口袋裡取出紙條，看看後便又塞入，接著說了一些話，而後帶著嚴肅的神情離去，在座的白瑜想要發言提出

兩黨問題，但盱衡大勢，未敢貿然。^{⑥3}

依據長久以來浮沉宦海所養成的判斷能力，中國的政治人物有理由相信蔣中正近來的言談舉動正朝向有利於組黨的一方接近中。儘管如此，學界仍不太可能對他這時的真正立場作出最後強有力的論斷，不過，明朗的一點是：直到九月六日之前，沒有人親耳聽到蔣中正對三青團組黨一事「明白表示」同意或支持。可能正是因為這一點，或者還加上其他原因，例如會場內一股不小的反蔣經國氣氛等，作為蔣中正之子的蔣經國遂對組黨事宜顯得保守謹慎得多。

二全大會裡反蔣經國的空氣，最初主要集矢在青年軍代表上頭，一些人認為蔣經國意欲憑藉青年軍而奪取三青團的控制權。^{⑥4}這些不同派系人馬之間的耳語，營造出一股不盡友善的氣氛，並襯托出一個事實，即蔣經國在三青團裡的權力地位雖然逐步上升，但尚未取得可以大致統攝全團的聲望與控制力。

九月五日當晚，原屬青幹班同學會勢力的陳開國、羅才榮、曹俊、倪志操，至蔣經國下榻處，探詢他對國共問題及三青團前途的立場。在黨團關係上，陳開國等人盼能了解蔣經國對於三青團獨立組黨與維持現狀的個人意見，以備次日行動採擇。蔣經國僅表示「黨要革新，團要改造」，意即另行組黨的條件尚未成熟，唯他也

指出大家可以見仁見智，就這些重大問題各抒己見，曹俊則答稱青幹校校友仍應以教育長的見解為準。⁶⁵蔣經國的這種審慎態度，似非基於面對非嫡系人馬所可能產生的保留語氣所致，事實上，根據主張組黨甚力的王昇（橫跨蔣經國系贛南、幹校、青年軍派）的說法，在二全大會召開期間，他也曾向蔣經國提出組黨之議，然蔣經國表示國家情勢緊迫，組黨之舉並不妥當。⁶⁶

七、組黨派的頓挫

九月六日上午八時，三青團二全大會舉行第五次大會，主席為中央幹事會書記長陳誠、中央大學分團部代表步天凱、中央幹事何義均。初檢討海外團務，繼由蔣經國進行青年軍團務報告，對青年軍復員情形有詳細說明。嗣迫於時間，青年軍工作檢討經決議另定時間舉行。九時五十分，稍事休息後，大會進入討論事項議程，主題：「團的性質與地位」，實即三青團前途問題。團長蔣中正於十時許大雨滂沱之際抵達會場，連同本日下午，此係二全大會會期中，蔣中正唯一一次出席正式大會。中央常務幹事任卓宣當場提議就討論主題採取正反兩方辯論方式，蔣中正指示可先聽取一般意見，此時氣氛立時緊繃，一如大會紀錄記載：「全場空氣，頓成嚴肅緊張狀態。」由於請求發言者極為踴躍，大會在正午

時分決議下午續行討論。馴至下午三時，續開第五次大會第二次會議，主席為陳誠，蔣中正偕夫人宋美齡到場聆聽。⁶⁷

根據中央幹事程思遠回憶，第五次大會要求發言者高達九十多人，絕大多數的發言人主張把三青團改為政黨，凡言論及於組黨，則場中必報以一片熱烈的掌聲；中央幹事王東原也覺得一般人充溢著不滿情緒；中央監察李漢魂指出發言甚為熱烈的現象。⁶⁸

組黨派方面強調三青團必須組成新黨，方能復興中國的革命事業，所持理由為國民黨不堪救藥，不足以肩負實現三民主義的重任；國民黨暮氣沉沉，無大振作，際茲國際詭譎萬端、國內共黨稱兵作亂之秋，必須以新的血輪、新的力量應付，在此同時，如黨團仍不分立，團的活動勢須受到黨的支配，力量恐將無從發揮。也有一些人從兩黨制的角度出發，籲請蔣中正同意黨、團分別組黨，實行政治競賽，副書記長李蒸即作如是言論，並獲致不少代表支持。⁶⁹

儘管組黨派聲勢浩大，但會場內仍有其他異見。根據大會紀錄顯示，這些看法至少包括：三青團應致力文化經濟建設，以軍事教育方式鞏固國防，並培養生產技術，推廣藝術生活；應重新改進國民黨，整理三青團，向積極建設方面著手，三青團不應獨立成為政治性團體

；黨、團不能分立成爲兩個政黨，但三青團應加強獨立性，提出政治綱領，所有從政團員應遵行綱領，方能產生力量。^{⑦⑩}

在一些反對組黨的發言內容當中，可能要以素有「大砲」聲名的黃宇人，在下午發表的反諷式言論最爲直接有力。五個多月前，蔣中正曾在一場總理紀念週上，藉著痛斥黃宇人實亦官僚的話語，來宣洩他對革新運動成員的不悅之情，現在，黃宇人提醒蔣中正注意：國民黨曾有光榮的歷史，今日的腐敗無能，總裁應負主要責任，因爲中央黨政大員均經由蔣任命，他們直接對蔣負責，不受輿論和民意機關監督，可見蔣所負責任最大。如果三青團要組成一個實行三民主義的政黨，就必須另簡領袖，否則，當新黨攻擊國民黨的腐敗無能時，以一身兼任兩黨領袖的蔣要如何自處？黃宇人預見新黨的角色可能像羽翼長成的中共一般，在備受抨擊的國民黨面前起著覬覦政權的敵對作用，這樣，兩造的同一個黨魁母寧是相當尷尬的。黃宇人的言論具有相當的諷刺色彩，爲明心志，最後他甚至激動的表示自己的棺木已經準備妥當，以暗示無懼於蔣中正的惱怒。^{⑦⑪}

據說會前黃宇人曾受陳立夫間接託請反對組黨，無論此說是否屬實，CC系力阻新黨成形殆無疑義。^{⑦⑫}另一項說法則指出，陳立夫等CC系要員在廬山一再向蔣

中正力諫組黨之非，並請得戴傳賢向蔣進言，這樣，CC系就起碼取得了一些黨內元老的支持。^{⑦⑬}另外，三青團組黨之議在團中央也從來不是那麼步履一致，不少高級領導人同時在國民黨內享有政治地位，三青團一旦組黨，這些人勢必面臨政治抉擇，因此，當然也就對組黨一事不抱熱忱；根據王世杰的說法，在這場政治運動當中，陳誠甚至還扮演反對組黨的重要角色。^{⑦⑭}

顯然的，現階段從國民黨政權的母體內分立兩個政黨的作法，仍有技術與利益層面的窒礙處，各方觀感亦當顧及，對當下政局能否發揮正面促進作用也難獲定論。無論蔣中正原先立場爲何，現在並無必要變革過鉅。六日上、下午的討論過程裡，蔣中正始終只在一旁保持沈默，專注聆聽與會人士的熱烈發言；下午四時半左右，他自台下起身登上主席台發表談話，^{⑦⑮}開宗明義說明他從未主張三青團另組一個新的政黨，大家一定是誤會他了：

今天上午聽了各位討論黨團關係的意見，有的主張黨團仍舊應該保持現有的關係，有的主張本團應應（脫）離本黨而獨立，另外成立一個新的政黨。大家討論到這個問題，一定是誤會了我上次在幹監聯席會上所說的話。我當時是說：團的工作性質和方向，在這次代表大會中必須予以慎重的研究。

並沒有說團必須離開黨，尤其不主張團另外成立一個新的政黨。^{⑦6}

蔣中正接著就八月三十一日幹監聯席會議的談話用意提出說明：

我上次爲什麼要提出這個意思哩？……我一方面看到目前革命環境的險惡，一方面又看到我們黨團內部的情形如此泄沓，我在悲憤憂懼之餘，就常常自問我們黨團的工作，究竟應該採取什麼方式，我們革命的事業，究竟要怎樣纔能開展哩？……恰好這個時候，本團二全大會即將開幕，所以我提出前次的意見，其目的是希望大家重整革命的陣容，發揮革命的力量，來消滅我們當前的敵人！決沒有改團爲黨的意思！^{⑦7}

蔣中正反覆申明絕無再行組黨的打算，他並且對那些輕視國民黨，意圖出走自立門戶的同志表示失望：

現在的情形，我可以告訴大家，我今天如果是一個青年的黨員或團員，眼看到黨和團受到今天這樣的恥辱和誣蔑，我如果不自殺，就一定要苦心焦思，埋頭準備，來消滅我們的敵人，……但是今天一般青年的同志有沒有這種精神，有沒有這種勇氣哩？我認爲沒有！我之所以悲憤者就是在此，我覺得今天我們一般黨員團員實在太沒有志氣，太沒有

勇氣了！太受不得磨練，太經不起挫折（挫折）！……試問我們今天因爲反動派污蔑本黨，就想脫離本黨，萬一明天反動派污蔑本團，我們是不是也要脫離本團哩？這種怯懦的心理。（，）消沉的志氣，實在不配作革命黨員。^{⑦8}

在這篇即席講話中，蔣中正視組黨一方爲「逃避現實，不敢面對困難」，維持現狀者則是「苟安偷惰，不求進步」，他指出：「這兩種心理，都是失敗主義者的心理，卑怯情緒的象徵，決不是革命家所應有。」最後，蔣中正回應一些發言者對於黨魁問題的說法：「如果黨團分立，且不說其他的條件不夠，即以兩黨共同擁戴同一領袖，這就一個笑話，而且共產黨一定作爲宣傳的資料。」

不過，蔣中正也說道：「黨與團的工作決不能不劃分清楚，如果仍如現在的模糊不分，不但對黨無益，而且對團的發展也有阻礙。」蔣中正要求三青团注意勿以從政爲唯一目的，團員至少在五年以內不做官，而應戮力於社會服務、建設工作，然而，三青团也需要一個明確的工作綱領，加強團的革命性與社會性，以反官僚、反貪污、反共黨。^{⑦9}語畢，蔣中正即偕宋美齡步出會場，大會隨後通過主席團所提臨時動議：一、關於「團的性質及地位」問題，遵照團長訓話要旨，並彙集各發言

人意見，交提案審查委員會整理後提送大會討論；二、青年軍團務工作檢討改採書面方式，以免稽延大會日程。下午六時三十分散會，三青團以一九四六年二全大會為中心的組黨風潮形遭頓挫。^{⑧〇}

八、進向新的權力版圖

儘管蔣中正正在九月六日否決了三青團組黨的願望，不過，退一步來說，他仍對一般團方幹部要求加強獨立性的心聲表示認同，此即當時所言「黨與團的工作決不能不劃分清楚」一句的真實意涵。八日二全大會舉行第二次總理紀念週，蔣中正再度明確宣示「黨和團的工作範圍及辦事幹部，應明確劃分」。^{⑧一}在此同時，為了給二全大會原訂性質地位議題提供最後的定奪依據，大會的特種審查委員會乃以蔣中正日來的言論內容為基本精神，參酌有關提案，於八日擬就〈團務改進方案〉草案。該草案原擬提交大會討論，唯蔣中正旋以團長身分向大會交議一份〈三民主義青年團改組方案〉，特審會所擬草案遂不便再行提出。^{⑧二}

細察兩案最主要的雷同點，在於要求革除既往黨團成員與幹部均見重複的現象，^{⑧三}至於差異之處，特審會草案側重加強三青團的政治性、革命性、獨立性，團長交議案則儼如一份組織重整的實施計畫。這份由蔣中正

交下的改組方案聲稱，為適應時代需要，加強革命力量，以掃除革命建國障礙，達成革命建國任務，三青團應即徹底改組。改組完成所需時間定為一年，其間計分三步驟：首先辦理團員總甄核；繼而重新編組團隊及整理團務（在此階段由分隊起，按級召開團員大會或代表大會，選舉幹部，重新建立組織）；最後於一年期滿召開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選舉中央幹事、監察，重新建立中央團部。^{⑧四}

從權力運作的角度看，改組方案具有清洗組織的濃厚企圖，由於蔣經國從未掩飾他對三青團改造的期望，本案又係團長蔣中正交議，以致會場有人將之視為蔣經國旨在爭奪三青團領導權而運作提出的案子。在九日下午舉行的第九次大會上，改組方案特別遭到康澤舊部的反彈，書記長陳誠對該案亦持保留態度。^{⑧五}儘管如此，全代會仍貫徹了團長的意志，大會決議彙整中央監察胡庶華等三人代表主席團請示團長結果的報告，以及會場各員發言要點，簽報團長核定，交第二屆中央幹事會執行。最後，整件案子凡逢「改組」字眼，均易為較溫和的「改進」二字，案名也變更為〈三民主義青年團改進方案〉，即此修正通過。^{⑧六}

關於黨團人事分立問題，除蔣中正的政策性宣示，與上開二案涉及原則性的陳述外，即將產生的三青團第

二屆中央幹事、監察人選，必當成為政策落實與否的檢驗線索。九日上午第八次大會討論〈三民主義青年團第二屆中央幹事監察選舉辦法〉，事前本案先由蔣中正指定賀衷寒、蔣經國、陳布雷、鄭彥棻、李樹森、倪文亞等人研討，除陳布雷外，餘皆富強烈的團方色彩。這項辦法排除了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含候補）繼續跨任三青团中央幹事監察（含候補）的可能性，並獲大會通過。翌日，國民黨喉舌南京《中央日報》以「黨中委不能參加競選」充作二欄標題，團方媒體南京《和平日報》指出此案尚須「靜候團長批示」，「預料有成立可能」。^{⑧7}

連日大局演變至此，國民黨似非徹底退出本位意識高漲的三青团不可。三青团中央幹事吳紹澍、陳雪屏、何浩若、趙仲容等人當即於九日聲明放棄他們在國民黨內的中央委員（含候補）身分，轉而投入三青团本屆幹事會競選——在團內，這些人向來被認為屬於團方勢力。依據九日大會通過的決議看來，任何一名兼具黨團中央要職的人員，都必須選擇一邊作為自己的政治歸屬，不過，分任國民黨中常委與三青团中央幹事會書記長的陳誠是僅見的例外。二全大會特別通過臨時動議，以書記長陳誠「多年以來，卓具勞績，仍請其參加競選，繼續為團服務」，而其餘不願放棄國民黨中委身分的三青团第一屆中央幹事監察，致無法繼續取得參選本屆中央幹

事監察選舉資格的人們，則將由二全大會呈請團長核聘為不具實權的三青团指導員或顧問一職。^{⑧8}

儘管吳紹澍等人率先聲明願意放棄黨職，然而，具備國民黨中央委員身分的三青团第一屆中央幹事監察（來自各派系，包括所謂團方）大多自動放棄他們在三青团選舉中的候選人資格，這意味著如果必欲抉擇，執政的國民黨終究還是這些政治人物最為屬意的活動場域。

^{⑧9}不過，其中一些人經由蔣中正的指定，很快又回到三青团的候選人行列當中，例如倪文亞、程思遠、黃宇人、劉健群等。到最後，人們發現國民黨並沒有完全從三青团最新一屆中央幹事監察的候選陣容裡消失，反而是在歷屆中央幹事會裡人數持續銳減的CC系要員（三青团內，嚴格意義下，相對於團方的黨方），先前既經自動放棄候選資格，復又未得蔣中正事後指定，到十一日投票之前，以陳立夫為首的該系勢力，幾乎注定退出三青团。^{⑧9}

十二日，二全大會舉行閉幕典禮，大會秘書長倪文亞宣讀經蔣中正核定的第二屆中央幹事監察名單，計有中央幹事七十二人，候補幹事二十五人，中央監察四十九人，候補監察十五人。以中央幹事會為例，陳誠、蔣經國排名居起首二位；在美國的康澤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身分且未獲蔣中正事後指定，遂與CC系多人一同

喪失候選資格，唯依現有資料保守判斷，在中央幹事會裡，康澤所出身的黃埔系與復興社「至少」還占了五成的比例，仍為三青團內最大派別，至於CC系幾乎已悉數退出，所謂「黨團人事分立」之「黨」，實指CC；親蔣經國的勢力則見擴增。^{⑨1}

二全大會閉幕典禮除宣布新任中央幹監成員、團長致詞之外，會議先是宣讀稍早討論修正，並經團長核定的大會宣言。一九四三年的一全大會宣言曾以熱情的筆觸，幾近白話的平易體裁，將三青團從國民黨久已沉滯無奇的宣言文化中超脫出來；這一次，自詡三青團「今日已成爲吾國歷史上最偉大的青年團體」的二全大會宣言，進一步對國際與國內時局提出意見，政治意味顯然重於一九四三年的宣言。^{⑨2}

人們熟知三青團飽富政治興趣，這種興趣在一九四六年二全大會上的極致表現即為澎湃的組黨風潮，儘管組黨之議橫遭中挫，二全大會在九月十一日藉著取消團章內有關入團年齡以三十歲爲上限的決議，還是爲自己爭取到更接近政黨形式的有利條件，唯蔣中正對此不同意，翌年三月十二日公布新修正團章的團員年齡項下，遂仍維持舊貫。^{⑨3}

二全大會閉幕後旋即舉行新任中央幹事監察聯席會議，九月十四日選出蔣中正提名的中央常務幹事、監察

，幹事會正副書記長等。陳誠連任中央幹事會書記長，袁守謙、鄭彥棻爲副書記長，袁乃黃埔系、復興社勢力，鄭親蔣經國一方。十五名中央常務幹事依序爲陳誠、李蒸、張其昀、賀衷寒、趙仲容、何浩若、鄭彥棻、袁守謙、黃少谷、黃宇人、倪文亞、蔣經國、程思遠、何聯奎、湯如炎，黃埔系與復興社合占七人，親蔣經國勢力亦當在三成至半數之間（內疊有部分復興社員），^{⑨4}CC系則已無人在列。^{⑨5}十月，中央幹事會機構人事依二全大會決議和蔣中正指示重行規畫調整，計五處一室多會，組織與訓練職權劃歸第二處，處長蔣經國，主任秘書則由蔣經國的留俄同學俞季虞擔任；另第五處主管視察督導研究，處長胡軌，亦屬親蔣經國勢力。^{⑨6}

三青團的權力版圖自二全大會後產生絕大變化，CC系落，蔣經國系起，黃埔系與復興社仍爲中央到地方的團務主力。蔣中正不次擢拔蔣經國，並賦予團的組訓重責，此後三青團能否擺脫復興社色彩過重的現象實堪令人注目。^{⑨7}在蔣經國轄下的第二處，副處長之一的劉眞素親陳誠，然劉眞自承知所分際，人事與經費一概不問，以示尊重。^{⑨8}儘管蔣經國狀似掌握實權，不過其親信蔡希曾卻說「實際上是頭重腳輕，浮而不實」，此中癥結仍在於康澤舊部在地方上盤根錯節。面對前復興社成員的組織基礎，蔣經國如蔡希曾所言，爲一「空頭處

長」，指揮難能暢意，全團組訓頓形渙散；另一方面，蔣經國治下的中央幹校甫與國民黨的中央政治學校合併，幹部培育來源一時阻絕，此為蔣經國在組訓工作上的又一挫折。^{⑨⑨}

二全大會通過的三青團改進方案未能有效執行，這恐怕也反映出蔣經國難能充分施展權力的一個面向。如前所述，該方案有如一組織的清洗藍圖，一般認為蔣經國與該案關係密切，其目的在於爭取並鞏固對三青團的領導權。然而，改進方案只進行了第一階段，即團員總甄核。藉著重新登記甄別審查，三青團將能汰除那些剝削職責、罔顧紀律，與信仰不堅的消極份子。^⑩這項自一九四七年一月展開的總甄核運動，可能達成部分開辦的初衷，即淘汰了一些不良或消極的份子，不過，它也替某些對三青團深感失望的成員，製造自然揮別的機會。截至一九四七年八月三十一日，以參加團員總甄核的團隊所呈報中央並經覆審的結果為例，一百五十一萬五千六百六十二名所屬團員中，有七千零六十六人覆審不合格，占總數的百分之零點四七，九十萬六千九百四十七名團員則根本未參加（或尚未參加）總甄核，比例高達總數的百分之五九點八四。^⑪

沒有人知道總甄核最終的完整相關數據，因為並非每一個單位都在辦理甄核作業，而且作業時間延宕過長

，^⑫在它宣告結束之前，理當沒有一個省市團部依改進方案第二階段的指示「重新建立」，遑論第三階段召開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構想。更重要的是，在甄核作業仍在辦理的期間，三青團早已被迫接受與國民黨合併的命運——蔣中正在一九四七年六月三十日正式發表了該政策性聲明。

九、結論

三青團組黨之議由來已久，戰後喧騰尤烈，迨至一九四六年二全大會為高峰，此中有其複雜的結構性因素，絕非單純的偶發事件或意氣之爭所能解釋。

就三青團與國民黨的關係而言，三青團一方面以派系身分投入黨內政治競爭，為黨內派系政治的參與者；一方面則以自主性組織的身分同國民黨時相頡頏，為國民黨的有力政敵。這種模稜兩可的雙重面向，使得黨團關係長期陷於低迷，三青團的形式地位亦始終無定，反彈聲浪不絕。一九四五年國民黨六全大會曾決議三青團改屬於政府，然該決議遲遲未見履行，三青團的形式地位仍懸而未決。

三青團成立之後日染政治色彩，團員未甘蟄伏於名實不符的地位，早有別開生面之意；況對應於國民黨，團員多以國民革命新血輪自居，泰半具有本位、分離、

取而代之等意識，其間程度之別，彷彿漸層光譜，而與黨頡頏的心理則一。從抗戰後期開始，為順應國內外要求國民黨結束一黨訓政——即所謂「還政於民」——的呼聲，三青團部分幹部力持「兩黨說」，期與國民黨分庭抗禮，亦有視為刷新國內政治與國人觀感之捷徑者。另一方面，來自團內渴盼組黨的主觀願望，也因戰後團務組織、政治方面的斐然成就，以及團方本位意識幾達高峰的有力背景而更形強化——不可避免的，三青團對於自身前途的不確定感，也就隨之更加強烈。

有鑑於此，抗戰勝利一年後所召開的三青團二全大會，打算將黨團關係與團的地位問題作一徹底解決。三青團存在多年的自主性面向，以及不滿國民黨的情緒，遂在廬山全代會會場宣洩盡出：主要抱負與利益在團不在黨的地方、學生代表，強烈要求三青團組建成一個真正的政黨。一九四六年九月六日，二全大會就三青團前途問題展開著名的論辯。如果大會就此表決，組黨派很可能實現他們的願望，然而，團長蔣中正以個人權威止息了這場爭論——儘管不少代表認為蔣事前曾暗示其支持組黨的個人意向——三青團內的組黨派終未取得形式上的政黨名義，只是從某些方面而言，更加坐實了自主、獨立的性格。

三青團具有國民黨黨內派系的特殊面向，抗戰後期

三青團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下)

至戰後期間參與黨內派系政治尤深；一九四六年圍繞二全大會而起的組黨風潮，則是三青團作為一自主性組織面向的極致表現，期能取得政治地位之事實承認，以及形式上之黨名。上述雙重面向本已陷黨團關係於長期低迷，詎料戰後雙雙趨於頂峰，三青團組黨之議即令中挫，然自主、獨立的性格反見坐實，至是黨團關係愈發治絲益棼，屢與國內的躓頓政局交相起伏。

在政權內部與黨機器有失活力足資回應中共武力威脅的背景下，蔣中正於一九四七年揭櫫統一之名，合併國民黨與三青團，實際上三青團形同歸併。至此，三青團被迫放棄自主性組織身分，但派系實質仍在，本位意識未減。爾後，隨著黨內外局勢日蹙，來自國民黨內部的改革聲浪更為震耳，前三青團若干菁英亟思另起爐灶，圖挽時局，組黨之念始終未絕。及至一九五〇年，在國民黨政權偏安的情況下，三青團的政治願望和興趣，終於獲得較高程度的實現——形諸一種積極參與黨內政治的姿態，而非尋求別樹旗幟。在臺灣，儘管「團派」的集體意識從來沒有完全消失，但是政治價值透過重新權威性分配的結果，前三青團幹部的政治抱負與利益盡在國民黨內，分離意識不復存留。

註釋

⑤1 蔡省三、曹雲霞，《蔣經國系史話》，頁一七七。這本小冊子在二全大會召開期間的會場上，仍然廣被發送。

⑤2 蔡省三、曹雲霞，《蔣經國系史話》，頁一七七；蔣廉儒，〈向三中全會迫切建議：再論團底改造，請宣佈「還團於青年」〉，南京《救國日報》，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二日。蔣廉儒在一九四七年發表的這篇文章裡提到，去年蔣中正召見他們時，對小冊子中的各點檢討與建議「深表同情贊許」。

⑤3 蔡省三、曹雲霞，《蔣經國系史話》，頁一七七—一七八。

⑤4 程思遠談到大家對此部分的理解如是，但程說的是二全大會開幕詞，程思遠，《政海秘辛》，頁一九四。官方公布的開幕詞全文裡不見程引用的話語，倒是八月三十一日這篇講詞有。

⑤5 蔣中正，〈中國青年的使命〉，一九四六年八月三十一日在廬山對三青團第一屆中央幹事監察第四次聯席會議講詞，秦孝儀（主編），《先總統 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二一（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民國七十三年），頁四〇〇—四〇一。

⑤6 蔣中正，〈中國青年的使命〉，頁四〇一—四〇二。

⑤7 蔣中正，〈青年團代表大會開會日訓詞要點〉，一九四六年九月一日，與〈三民主義青年團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經過〉（以下簡稱〈會議經過〉），均見

《團二全紀錄》，團長訓詞頁一—六，會議經過頁二一—二二；南京《和平日報》，一九四六年九月二日。

⑤8 〈會議經過〉，《團二全紀錄》，會議經過頁二一—二六。

⑤9 九月一日的主席團選舉糾紛起因是選票未蓋印編號，候選名單只由幹監會議的主席團提出，開票時又「憑空」多溢數十票。當天午後，大會因此選舉糾紛，臨時宣告停會。翌日上午改開臨時會議，首先報告關於推選主席團人選案，請大會公決，當場發言者九人，其中有對選舉不當處指摘甚烈者，嗣大會准照中央幹事兼組織處副處長湯如炎提議，將主席團名單呈請團長重新核定，事乃暫息。朱振聲（編纂），《李漢魂將軍日記》，上集第二冊（香港：編者印行，民國六十四年），一九四六年九月一至二日，頁三六一；〈會議經過〉，《團二全紀錄》，會議經過頁二二。

⑥0 上海《大公報》，一九四六年九月五日；〈會議經過〉，《團二全紀錄》，會議經過頁二二—二四；〈三

青團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日程表及代表名單等》，一九四六年，【二】七二八（四）／一五，這一份日程表係二全大會開幕前規畫的草案。

⑥1程思遠，《政海秘辛》，頁一九四；蔡省三、曹雲霞，〈蔣經國系史話〉，頁一七八；朱振聲（編纂），〈李漢魂將軍日記〉，上集第二冊，一九四六年九月一日，頁三六一。

⑥2劉先雲，《劉先雲日記》，一九四六年九月一日，引自：陳進金，〈三民主義青年團在湖北（民國二十七年至三十七年）〉，《國史館館刊》，復刊第二十一期（台北：國史館，民國八十五年十二月），頁一六二。

⑥3白瑜，〈我所知道的復興社〉，頁一〇二。

⑥4陸寶千（訪問），鄭麗榕（紀錄），〈黃通先生訪問紀錄〉，頁二三六。參見：羅長安，〈國民黨青年軍及其廬山會議〉，頁八二；康澤（遺稿），〈康澤自述（八）〉，頁一一六—一一七；苗紫，〈青年團組黨之謎〉，《南京人報》，一九四六年十月十四日。

⑥5陳開國，〈青幹班和青幹校始末記〉，頁六九。

⑥6尼洛，〈王昇〉，頁一〇一。

⑥7〈會議經過〉、〈第五次大會（第一次會議）會議紀錄〉、〈第五次大會（第二次會議）會議紀錄〉，《

團二全紀錄》，會議經過頁二四，會議紀錄頁六七—八〇。以下場合蔣中正均到並親自主持：九月一日開幕典禮與總理紀念週、預備會議，七日午間會餐，八日總理紀念週，十二日閉幕典禮。不過，蔣中正只在六日上、下午出席了二全大會的正式會議，這顯示他對當日議程的重視。稍早，大會主席團曾決議敦請蔣中正於六日蒞臨會場聽取代表對三青團前途的意見，南京《中央日報》，一九四六年九月六日。

⑥8程思遠，《政海秘辛》，頁一九五；王東原，〈王東原退思錄〉（台北：正中書局，民國八十一年），頁一七二；朱振聲（編纂），〈李漢魂將軍日記〉，上集第二冊，一九四六年九月六日，頁三六二。參見：劉先雲，〈劉先雲日記〉，一九四六年九月六日，引自：陳進金，〈三民主義青年團在湖北（民國二十七年至三十七年）〉，頁一六二。

⑥9程思遠，《政海秘辛》，頁一九五；張香譜，〈金山憶舊（五）〉，《中外雜誌》，第十二卷第五期（台北：民國六十一年十一月），頁四九；陳開國，〈青幹班和青幹校始末記〉，頁七〇。

⑦0〈會議經過〉，《團二全紀錄》，會議經過頁二四。⑦1參見：程思遠，〈政海秘辛〉，頁一九五—一九六；張香譜，〈金山憶舊（五）〉，頁四九；Eastman，

Seeds of Destruction, p. 103.

⑦②程思遠，《政海秘辛》，頁一九五。參見：康澤（遺稿），〈康澤自述（八）〉，頁一一七。

⑦③蔡省三、曹雲霞，《蔣經國系史話》，頁一七八。國民黨政權內的兩黨說流傳有時，戴傳賢例不表贊同，王世杰回憶某次在重慶南岸討論及此，戴稱周朝統治有八百年，國民黨不能少於八百年，意即反對分裂，雷震，《第一個十年》，第七冊，一九五八年六月二日，頁三〇二。

⑦④雷震，《第一個十年》，第七冊，一九五八年六月二日，頁三〇二。日記內文「三十六年」應為「三十五年」之誤。

⑦⑤陳開國，〈青幹班和青幹校始末記〉，頁七〇。

⑦⑥蔣中正，〈青年團的性質和工作的方針〉，一九四六年九月六日出席三青团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訓詞，〈團二全紀錄〉，團長訓詞頁七—八。

⑦⑦蔣中正，〈青年團的性質和工作的方針〉，團長訓詞頁八。

⑦⑧蔣中正，〈青年團的性質和工作的方針〉，團長訓詞頁八—九。

⑦⑨蔣中正，〈青年團的性質和工作的方針〉，團長訓詞頁九—一二。

⑧⑩〈會議經過〉、〈第五次大會（第二次會議）會議紀錄〉，《團二全紀錄》，會議經過頁二四，會議紀錄頁八〇。在九月八日的總理紀念週上，蔣中正對三青团重申不可採取組黨的下策，團員須打破以從政做官為出路的傳統觀念。他認為，假使每個團員都能埋頭從事基層工作，團的政治性和鬥爭性自然就會提高，「如果不此之圖，徒然斤斤於組織一個政治團體，則以我們主觀條件的缺乏，又加上客觀環境的惡劣，即令組織成功一個政黨【，】也絕對趕不上具有五十餘年歷史的本黨，這是可以斷言的」。蔣中正，〈青年團與社會基層建設〉，《團二全紀錄》，團長訓詞頁一三—一九。

⑧⑪蔣中正，〈青年團與社會基層建設〉，團長訓詞頁一八。

⑧⑫〈團務改進方案（草案）〉，一九四六年九月八日，【二】七二八（四）／一五；《團二全紀錄》，議案全文頁一七三。

⑧⑬關於成員問題，特審會草案規定「黨籍團籍應劃分清楚」，團長交議案則稱「團員兼為黨員者，應就其志願自行認定祇參加團或黨的組織及活動，以免重複」。關於幹部問題，特審會草案只說「黨的中央執監察委員除團長特許者外，以不兼任團的中央幹事監察為

原則」、「各地黨的執監委員以不兼任團的各級幹事監察為原則」，團長交議案則明白表示「團的幹部不得兼為黨的幹部，各級幹部均須實際負責」。在不同的問題上，兩案要求的嚴格度不一，然而，要求黨團成員與幹部不再重複的出發點基本上是一致的。

⑧四 〈三民主義青年團改組方案〉，一九四六年，【二】七二八（四）／一五。

⑧五 苗紫，〈青年團組黨之謎〉。

⑧六 〈三民主義青年團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重要決議案彙錄〉，一九四七年一月，頁九—一〇，【二】七二八／〇四〇；南京《和平日報》，一九四六年九月十日。

⑧七 〈會議經過〉，《團二全紀錄》，會議經過頁二五；南京《中央日報》，一九四六年九月十日；南京《和平日報》，一九四六年九月十日。

⑧八 〈會議經過〉，《團二全紀錄》，會議經過頁二五—二六；南京《中央日報》，一九四六年九月十日。參見：南京《和平日報》，一九四六年九月十日。陳誠作為僅見的特例，當然是將國民黨總裁、三青團團長蔣中正存而不論的結果。

⑧九 這些人來自CC系、黃埔系、復興社、朱家驊系、政學系……各方面。經記者揭露的名單見：南京《和平

日報》，一九四六年九月十二日。

⑨〇 參見：南京《和平日報》，一九四六年九月十二日；三青團第二屆中央幹事、監察的候選人與當選人名單，〈第十三次大會會議紀錄〉，《團二全紀錄》，會議紀錄頁一四七—一五四。

⑨一 一九三八年三青團成立伊始，復興社在中央臨時幹事會裡所占幹事人數少於CC及其親近勢力。唯自一九三九年起，復興社在中央幹事會所占幹事名額即已超越CC，此後復興社與CC的比例差迭次見增，迄至一九四六年，CC系幾乎悉數退出第二屆中央幹事會。進一步的討論，參見：王良卿，〈關係研究〉，頁五四—五七，一四九—一五四，二二九—二三四。

⑨二 〈三民主義青年團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會議經過〉，《團二全紀錄》，大會宣言頁一—九，會議經過頁二六。在國際局勢方面，宣言對強權政治、菲律賓獨立、印度成立臨時政府等問題作了簡單評論。三青團的關注焦點還是放在國內，宣言痛心疾首於國家的內亂與民生飽受剝削，有所期於中共及其他黨派，同時也籲請政府徹底實行民權、民生主義，確立民主憲政基礎，認真執行平均地權、節制資本的政策。

⑨三 依照二全大會決議，未來凡國民年滿十六歲者都將是

三青團吸收的對象，但由於蔣中正「另有指示」，入團年齡規定乃維持不變，亦即仍為「年滿十六歲至三十歲」之間，「各級幹部及其他經中央團部特許入團人員，得不受上述年齡之限制」。《團二全紀錄》，

議案全文頁一八三、一八五；《三民主義青年團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重要決議案彙錄》，頁四一—四二。

⑨南京《中央日報》，一九四六年九月十五日；南京《和平日報》，一九四六年九月十五日。至於中央常務監察則有五名：譚平山、劉健群、朱經農、李曼瑰、朱光潛，本屆中央監察會未設書記長一職。《中央日報》與《和平日報》所公布的人事排名一致，但並不符合這些常務幹事監察原本在中央幹事監察裡的排名順位。

⑩復興社（連同黃埔系）與CC系在歷屆中央常務幹事會的人數消長，見下列附表（本表據以統計分析的名單係以各屆原始人事為準；CC系內兩個差額係指張厲生、段錫朋，一般而言，二人也被同時視為親陳誠的勢力）：

屆別

復興社 親CC 其他 合計

黃埔系

中央臨時常務幹事 二 三—五 四—二 九
會（一九三八）

中央常務幹事會（三 一—三 五—三 九
一九三九）

中央常務幹事會（四 三—五 四—二 一一
一九四一）

第一屆中央常務幹事會（七 二—四 六—四 一五

事會（一九四三）

第二屆中央常務幹

事會（一九四六） 七 〇 八 一五

⑪南京《中央日報》，一九四六年十月十八日；陳開國，〈青幹班和青幹校始末記〉，頁七二；蔡省三、曹雲霞，〈蔣經國系史話〉，頁一八一；胡國台（訪問），郭瑋瑋（紀錄），《劉真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八十二年），頁四三—四四。

⑫蔣經國對三青團被辦成「康家團」的局面私下極表不滿，李以劭，〈兩度相隨蔣經國的經過及見聞紀實（下）〉，《傳記文學》，第六七卷第五期（臺北：民國八十四年十一月），頁九三。

⑬胡國台（訪問），郭瑋瑋（紀錄），《劉真先生訪問紀錄》，頁四三—四四。

⑭康澤舊部在二全大會中對蔣經國一再掣肘，參見：苗紫，〈青年團組黨之謎〉。蔣經國在第二處處長任內

頗表消極，他調集親信俞季虞、徐炳南、蔡希曾到處內辦公，人稱「蔣處長室三人小組」，蔣經國個人則少露面，這與康澤積極投入團務的熱情不能同日而語，參見：蔡省三、曹雲霞，《蔣經國系史話》，頁一七一—一七二，一八一—一八二。關於中央幹校與中央政校合併一事，詳見：王良卿，〈關係研究〉，頁二五二—二五三。

⑩參見《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幹事會為舉辦團員總甄核告全體團員書》，一九四七年一月，【二】七二八／〇四三；蔣中正，《青年團工作的新方針》，一九四七年一月二十五日對團員總甄核督導人員講詞，【二】七二八／二二四。

⑪《三民主義青年團全國團員總甄核統計表》，一九四七年八月三十一日，《三民主義青年團第二屆中央幹事會工作報告（三十五年十月至三十六年八月）》，一九四七年八月，【二】七二八／〇二九。

⑫新疆、東北省市及海外團隊奉令免辦，臺灣支團延期辦理。團員總甄核實施辦法於一九四七年一月頒布，蔣中正曾指示須於三月內完成甄核作業，不過，自二月初全國分十四區，派中央幹事監察督導辦理以來，遲遲未能完成，而六月底蔣中正已宣布黨團合併。《三民主義青年團第二屆中央幹事會工作報告》，一九

四七年八月，頁八七。

新書簡訊

陳鵬仁 譯著

鐵蹄底下的亡魂（增訂本）

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為紀念「七七抗戰」六十週年暨悼念「南京大屠殺」死難同胞，特增訂出版陳鵬仁博士譯著《鐵蹄底下的亡魂——日本兵自述的侵華暴行》一書，全書二百餘頁，包括十六篇「兇手」的自白，一篇學術論文及七篇評論，並附珍貴照片二十餘張，於八十六年七月七日出版。

定價 新臺幣二〇〇元 郵撥七折

美金 一五元

發行者：近代中國出版社

郵政劃撥：〇一〇九六七七九

洽詢電話：（〇二）七二九五七四六

（〇二）八六一一五二四

傳 真：（〇二）八六一二四一三